

螞蟻與蚱蜢

在春天螞蟻辛勤的工作，
蚱蜢快樂的唱歌。

冬天來了，螞蟻過得很舒適而蚱蜢呢？

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
and other Stories



毛姆◆著

陳蒼多◆

螞蟻與蚱蜢

The Ant and the Grasshopper
and other Stories

毛姆 ◆ 著

陳蒼多 ◆ 譯

譯序

我的翻譯生涯的第一部作品是毛姆的《巴黎的異鄉人》，又名《聖誕節假日》，後來又譯了毛寫作回憶錄和《中國印象記》，三四年前再譯他的《愛的真諦》。我譯毛姆的作品數量，僅次於D·H·勞倫斯，並不因為他們兩人有什麼相似之處，但是撇開主題不談，毛姆說故事的才華是舉世公認的。

因此，他的短篇小說的故事性當然是不在話下。他的短篇小說集有四冊之夕，生動地描繪了人生萬象，可說與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並駕齊驅。讀過他的長篇名著《人性枷鎖》、《剃刀邊緣》與《月亮與六辨士》，再來品嚐他的短篇，將會發現，他的說故事本領在短篇作品中發揮得淋漓盡致。而《螞蟻與蚱蜢》一篇只不過更短小精悍而已。

目錄

譯序	3
螞蟻與蚱蜢	7
陌生的國度	15
有疤的男人	23
叫化子	31
患難之交	43
關店	51
四個荷蘭人	63
露易絲	75
教堂司事	87

諾言

143

夢

135

逃

127

家

119

詩人

111

一串珍珠

99

螞蟻與蚱蜢

當我還很小的時候，就有人叫我記誦拉芬登的一些寓言，並且這人還把每則寓言的寓意仔細說明給我聽。〈螞蟻與蚱蜢〉就是其中的一則。這則寓言的目的是要年輕人深切了解一個教訓：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中，勤勉終有善報，而輕率會受到懲罰。在這則美妙的寓言中，螞蟻辛勞了一個夏天，聚集冬天所需的糧食，而蚱蜢卻坐在一片青草上，對著太陽唱歌。冬天來了，螞蟻過得很舒適，但蚱蜢卻沒有東西吃，於是他去找螞蟻要一點食物，結果螞蟻說出一句傳統性的話做為回答：

「你夏天都在做什麼？」

「說句失禮的話，我在唱歌，整天整夜都在唱。」

「你唱歌？唔，那麼去跳舞吧。」

我一直無法接受這個教訓，但並不歸因於自己的乖僻，而是歸因於缺少道德感的童年所造成的矛盾。我同情蚱蜢，並且有一段時間，我看到螞蟻時，總是用腳去踩，以這種簡略的方式（我以後發現這是完全人性的方式），試圖表達我不贊同「拘謹與常規」。

前天我看到喬治·南瑟自己一個人在一家飯店吃飯，不禁想到這則格言。我以前從來沒有看過像南瑟這樣神情憂鬱的人，他茫然注視著四周，看來好像整個世界的重擔都壓在他身上，我為他感到難過，立刻懷疑是他那位不幸的弟弟又在惹他煩惱了。於是我走向前去，伸出我的手。

「你好嗎？」我問。

「我不很愉快。」他回答。

「又是湯姆嗎？」

他嘆氣。

「你為什麼不放棄他？你已經為他想盡一切辦法，現在一定知道他是沒有希望了。」

我認為，每個家庭都有一匹害羣之馬；二十年來，湯姆一直帶給他的家庭一

種痛苦的考驗。湯姆開始時過著高尚的生活。他做事、結婚，有了兩個孩子。南瑟一家人是非常體面的，大家都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湯姆·南瑟會做出有益又榮譽的事業。但是有一天，他卻突如其來地宣稱不喜歡工作，不適合結婚，要享樂，不要聽任何勸告。於是他離開了妻子和辦公室。

他有一點錢，在歐洲各地的大都市度過了兩年快樂的時光。有關他的行為的謠言，時常傳到親人的耳中，他們都非常震驚。他確實有過美好的時光。他們都搖著頭，懷疑他的錢花光了要怎麼辦？他們不久就發現，他向人們借錢。他很迷人又不客氣；我從來沒有遇到一位像他這樣的人，使我難於拒絕借錢給他。他從朋友身上得到固定的收入，而他又很容易交朋友。他總是說：把錢花在必需品上是令人厭倦的，把錢花在奢侈品上是令人愉快的。

關於金錢方面，他依賴哥哥喬治。他的魅力在喬治身上發生了作用。喬治本是一個嚴肅而體面的人，對於這種引誘無動於衷。有一兩次他屈服於湯姆的悔改承諾，而給他相當多的錢，為的是使他可以重新開始。湯姆用他的錢買了一輛汽車以及一些珠寶。但是環境迫使喬治體認到：他的弟弟永不會安頓下來，於是他不再理會湯姆，然而湯姆卻坦然開始勒索他。

一位體面的律師發現自己的弟弟在飯店櫃臺後面配雞尾酒，或者看到他在俱樂部外面，坐在計程車駕駛座上招攬生意，這總是不好的事。湯姆說，在酒吧當侍者或者開計程車，是一種完全高尚的職業，但如果喬治能夠惠賜他兩三百鎊，他看在家庭名譽的份上，並不介意放棄這種職業。於是，喬治就給了他錢。

有一次，湯姆幾乎被關進監獄，喬治非常不安。他研究整個不名譽事件。湯姆真的太過份了，既狂野，粗魯又自私，但他以前從沒有做過不誠實的事情，喬治的意思是「不法」的事情；如果他被起訴的話，一定會被判刑的。但喬治不能讓他唯一的弟弟進監牢。被騙的那個人名叫克隆蕭，志在報復，他決定告到法院，說湯姆是一個壞蛋，應該受到處罰。喬治費了好多心思，花了五百鎊的錢，才解決了這件事。湯姆和克隆蕭在支票一兌現後，就一起到蒙地卡羅逍遙，喬治聽了大發雷霆。我從來沒有看過他這樣生氣過。湯姆和克隆蕭在蒙地卡羅度過了快樂的一個月。

有二十年的時間，湯姆賽馬、賭博，追逐最美麗的女人，在最昂貴的飯店吃飯、跳舞，並且穿得漂漂亮亮；他總是裝扮得很整潔，雖然他已經四十六歲了，但你永遠不會認為他已過了三十五歲。他是最令人愉快的伴侶，雖然你知道他一

無可取，但還是禁不住喜歡跟他在一起。他精神高昂，總是一副愉快的神態，並且具有神奇的魅力。他經常向我要一些生活必需品，我總是不拒絕。我借給他五十鎊時，總是覺得他給了我機會。湯姆認識每個人，每個人都認識他。你不會贊同他的行為，但你禁不住喜歡他。

可憐的喬治，只比他的無賴弟弟大一歲，但看起來卻像六十歲的樣子。二十五年以來，他一年中難得有兩個星期以上的假日。他九點半到自己的公司，一直到六點才離開。他誠實、勤勞又高尚；他有一位好妻子，從來沒有對她不忠實的念頭；此外，他有四個女兒，也是她們最好的父親。他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儲蓄起來，計畫在五十五歲退休，住在鄉間的一間小房子，種花，打高爾夫球。他的生活完美無瑕。他很高興自己年紀漸漸大了，因為湯姆的年紀也漸漸大了。他揉著雙手說：

「湯姆年輕又好看的時候，是很不錯，但他只比我年輕一歲。四年之後，他就是五十歲了，到了那時候，他就不會認為生活是那麼容易了。我到五十歲時，就會有三萬鎊的儲蓄。二十五年以來，我一直說湯姆會流落貧民窟。我們將會看到他是否喜歡如此。我們將會看出，是努力工作有好報，還是遊手好閒有好

報。」

可憐的喬治！我同情他。現在我在他身旁坐下，不知道這次湯姆做了什麼卑鄙的事，喬治顯然很生氣。

「你知道這次發生了什麼事嗎？」他問我。

我準備聽他講出最壞的消息，我不知道湯姆是否終於落入警察的手中。此刻，喬治幾乎說不出話。

「你總不能否認：我一生都是一個勤勞、高尚、體面而又正直的人。在度過了勤勉和節儉的一生之後，我可以期望靠著微薄的收入退休，過著最美好的安定生活。上天為我安排了一種生活狀態，我總是在其中盡我的責任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也不能否認：湯姆是一個遊手好閒，一無可取，放蕩而又不知恥的無賴。如果世界上有公正的話，他應該是在貧民習藝所的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喬治臉變紅了。

「幾個星期以前，他跟一位年紀大得足夠當他母親的女人訂婚。現在這女人

去世了，把所有的一切留給他，包括五十萬鎊、一隻遊艇、倫敦的一間房子、以及鄉下的一幢別墅。」

喬治緊抓著拳頭在桌上敲著。

「這是不公平的，我告訴你，這是不公平的。去他的，真不公平。」

看喬治生氣的臉孔，我情不自禁，突然爆笑出來，在椅子上滾動著，幾乎跌倒在地板上。喬治從此沒有原諒過我。但湯姆時常請我到他位於上流住宅區的迷人房子去吃大餐，而即使他偶而向我借點小錢，那也是習慣使然。他借的錢從不超過一鎊。

陌生的國度

我天性喜歡到處走動；但我旅行不是爲了看堂皇的記念碑，這種紀念碑真的有點令我厭煩；也不是爲了看美麗的風景，因爲我很快就會厭倦美麗的風景。我旅行是爲了看人，但我避開偉人。我不會跨越過一條馬路去見一位總統或一位國王；我只想在作家的書中認識作家，在畫家的畫中認識畫家。但我曾走了一百餘里的路，爲了去看一位傳教士，因爲我聽到有關他的一個奇異故事；我也曾在一間低級的旅館中渡過了兩個星期，是爲了增加我對一位撞球記分員的認識。我應該說：要不是我經常會邂逅一種人，並且其驚喜總是帶給我一點震撼，那麼，我遇見任何種類的人都不會驚奇的。我指的是年老的英國女人，通常有相當的財富，自己一個人生活著，到世界各地走動，生活在沒有人預想到的地方。如果你聽說她住在意大利一個小城鎮之外的一座山上別墅——那個地區唯一的英國女人

——你並不會驚奇；如果有人安達露西亞爲你指出一處孤獨的莊園，告訴你說，有一位英國女人住在裏面很多年，你也幾乎心裏早有準備了。但較令人驚奇的是，你聽說，在一個中國城市中的唯一白人是一個英國女人，不是一位傳教士，而她爲什麼住在那兒，沒有人知道；還有另一個英國女人，住在南太平洋一個島上；又有一位，在爪哇中部的一個大村莊邊緣擁有一間平房。這些女人過著孤單的生活，沒有朋友，不歡迎陌生人。雖然她們可能有幾個月之久沒有見過一位同胞，但是她們在路上經過你身旁時，卻好像沒有看到你，而如果你基於同國籍的理由去拜訪她們，她們很可能拒絕見你；如果她們見了你，就會從銀茶壺中倒一杯茶請你喝，你也會在一個老渥色斯特的盤子上發現蘇格蘭燭臺。她們會有禮貌地跟你談，好像她們在一間肯特郡的牧師住宅款待你，但當你告別時，她們並不會特別想繼續跟你認識。人們百思不得其解：是什麼奇異的本能驅使她們離開家鄉，如此屏棄所有天生的興趣，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國度？她們是追求浪漫或者自由呢？

但在我所曾遇見或可能只是聽到（因爲我說過，她們令人難以接近）的這些英國女人中，記憶中最鮮明的一位是住在小亞細亞的老年女人。我在一次疲憊的